



~ 16
4046
5



^16
4046
5

<2006-796>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東澗集上

起壬寅
盡一年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韵

宰相行春地承平百歲中
燃燈祠太乙秘殿禮崆峒
神將扶黃道靈旗出紫宮
奕棋閒太傅相帳藹羣公
接席雞豚社隨車梨栗童
朱衣臨磻戶錦袖凭房櫳
桃李思吾祖桑榆剩此翁
詞垣三組接閣道四星空
碧蘚依殘甃紅蘂發故叢
平泉舊花木一一待光風

一月五日山莊作

老梅放繁花迴此世界春
信知諸天樹逆風始香聞

日近山容鮮氣至鳥語新礪泉長前陂懸流隔通津
花紅來駐此多謝桃源人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小築傍牆東收藏柱下同步欄停薄雪砥室貯光風
屋掛巢書架窻規散帙通縹囊香醅蔓綠字古曠隴
歲酒新浮碧春燈試早紅舞僂萸柳簇笛散落梅叢
坼餅餠孫子抄匙飯老翁夜如人意永笑與漏聲終
越陌頻爲客催歸會惱公安知吾與汝俱在一壺中

圮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予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却破例作此詩條侯

長筵燕喜歌之以侑一觴問條侯應元纁之聘觀
國之光老人俚語不合時宜爲一捧腹也

昔年題詩曾壽君揮毫賸欲凌千軍婁敬洞前雲不
散下邳橋下水如焚十載流年如博奕白頭翁姥髮
轉黑老我拚爲種菜人郎君頻作看花客早春忽接
郎君書鄭重江淮問索居雞腿麻姑間易粟充囊蕙
苡如明珠爛煮豆羹和肉汁新炊飽餐捫腹急放箸
重爲介壽詩香篆縈窻墨花濕君不見日蝕麒麟鬪
幾迴榴花萱草久相催當歌若話滄桑事便勸仙人
酒一杯

題破山四高僧圖

伏虎降龍我未能縫衣不學小乘僧禪房正對空潭
月消得西齋一卷經

浮石和上偈二首

七十闍黎法席開拈椎豎拂吼如雷十年飽喫籬邊
飯伴我腰包行脚來
福城塔下善財歌烟水茫茫南去多爲問一尊無縫
塔相輪幡影竟如何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長安元夕風景妍夾路燈樓柳市邊黃道日回春夜

煖碧空月壓看場圓絡角星河挂人首九華蓮焰枝
如藕側帽都簪內苑花薄醒猶帶昆明酒千金一刻
買春陽十里珠簾曼睳光全疑月面爲人面不辨衣
香與坐香當時我亦銅龍客朝回衝酒城東陌銀燭
遙連北里紅金壺不許東方白如今老大鬢婆娑土
室龕燈禮佛陀上元儋耳歡娛少燈火樊樓涕泪多
憐君旅食山城下鐘罷爐殘守僧舍膠牙生菜粥不
糜蜚鼻村醅酒未笮與君相去一牛鳴使似蓬池話
淺清挑燈互見闌珊影倚戶如聞夔喏聲月宮青輦
空相憶金牀舍利無消息綺陌兵殘玉露晞紫姑卜

罷銀河又寂寂秋衾臥冷雲軟紅香霧想氤氳夢回
歷歷華胥國折脚鐺邊說向君

、茸城弔許霞城

半生心事一哀中澹月疎燈照殯宮握手丁寧餘我
在軒眉談笑與誰同看花無伴垂雙白壓酒何人殢
小紅苦憶放翁詩句在聞彈老淚向春風

三月二日遵王生第五縱走筆馳賀

閭溢新春燕門懸淡歲弧笑才看啞啞泣又聽呱呱
繡祿裊方燥金盤浴尚濡作花桃有實落子桂為株
戲逐鳩車後名將驃騎俱帶看圍寶玉架許攫珊瑚

禱祝詞頻削麀書錯屢摹方當歌燕婉莫謾誑鳩茶
學士九男頌尚書百子圖預愁東澗老名字盡上聲腸
刳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東澗老人老無那送盡春光但孤坐那堪送春復送
客執手無言淚交墮乾坤擺蕩皆客居盡日團團走
推磨君歸又是客中客馬方解鞍芻未到浩浩之水
育育魚東跳西沫何所作眼中之人吾老矣世間甯
戚有幾個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懌民

虹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朱
長孺族孫適王婿微仲集於小閣是日敬題烟
客奉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卽事欣感
交并予勝斐然不辭首作

江村草閣掩霏微兩版衡門乳燕稀
好客恰宜來細雨春風猶爲款荆扉
鶯悲花盡差新樹柳愛烟淡漫
舊磯有約經過還載酒不辭破夏解僧衣
次日送春
帝車南指正垂芒雲霧江天見草堂
鶴髮龍鍾餘一老烏衣馬糞數諸王
橫經問字皆同術卽席分題各
擅場自愧疎慵徒捧腹更無衣鉢付歐陽

琬琰勲庸丙魏如珠囊畢牘在公車
三條燭際昇平

候千佛名標浩劫餘字裏鋒芒環斗極
行間筋骨護

皇輿婁江榮氣浮河雒午夜虹光夾御書
奉常家藏神宗賜劄

御墨如新

今雨柴門却掃新清晨留客似留春
小亭布席才函

丈竟日從容肯欠伸老去敢知文曲折
酒闌仍恐語

悲辛竹廊共賞留題句寄謝緣溪莫問津
拂水竹廊有人題壁

云

寒夜記夢題崑銅土音詩藁

爛熳一束紙墨淡字半剝摩挲不辨文
與字膏脂肺

腎互鬱盤無乃萇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間悉宰手牽
掣口哦不斷百怪攢陰火吹風撲燈燭鬼車載鬼嚎
簷端須臾神鬼怒交鬪朱旗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
腥未慙刑天爭神舞不閉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轟
立地軸掀孤燈明滅胸撞擊撫枕忽漫昇天關天門
誅蕩帝肅穆寥陽侍晨伊舊班有夫披髮叫無辜撼
闔搖動倉琅環帝心殊慙惻慰勞涕淚潛趣令浴堂
具湯沐被以霞帔加星冠前被頸上血澆沃徑寸丹
日宮天子命收取化爲日中陽烏赤色鸞綽約彼三
姬參差淚汎瀾花愁雨泣不忍覩冰心玉節誰犯干

藥珠宮中傳冊命雲衣霧縠非綺紈命從湘君夫人
享秩祀錫以湘竹之節聲珊珊俄聞六丁召神官四
五八部齊登壇日矛前驅天駟後奔電光射日睇霹
靂穿耳根迷離眩暈指睡眠雷車猶掉雲旗翻掀簾
倘恍已亭午白日正照紅闌杆

贈張翁敬修

懸部垂簾近子成不離闌闌得柴荆心溫藥鼎常畱
火髭拂琴絃偶作聲齋飯身分如伴侶藍輿見昇卽
門生看囊莫笑成羞澀贏得腰纏鶴背輕

題烟客畫扇

吹笛居箱去不回人間粉本付沈灰空齋盡扇秋風
裏重見浮嵐煖翠來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始知是秋雨滴瀝差可人荒堦咽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閒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繙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徬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袖裹老拳悶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破樹仗天風簸頓埽我垣風伯不汝貰倒穴拔其根
清景啓蓬戶小草仍當門

唐天憎杜陵流落窮白頭又令箋注徒千載生癡疣
至今餒腐儒鑽穴死不休太白自長嘯槌碎黃鶴樓
文章亦引業撫卷心悠悠

北山磨鏡翁縛茅山之畔繩牀背泥竈光淨照潭面
日盱酌白酒自唱殘唐傳炊茶爇松子松風颼蕉扇
薄莫送我歸前村指竹箭

漢東湧樓閣莊嚴永明師揮手棄山河大梁一布衣

博家五百載百卷宗鏡書莫欺粟散王寄報良亦殊
衰晚寡末契但論飲食交馮老今則亡舖餒傷老饕
白首摺紅裙弓兵滿六橋書師補此景可以當大招
夢得朱噉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官爲我讀
醒聞秋牕雨送喜聲簇簇快哉諸天宮下雨成珠玉
華首上座來錫帶羅浮雨秋風藏衫袂蕭蕭條衣舉
俯躬道國恩斂容稱故主三代去已遠禮樂吾誰與
猿猴沸唇兒安知歌相鼠

春秋書遂滅齊戊屯貔貅視彼六族氏滅沒同蚍蜉
一夕醉戍酒割腸穴其頭自古斬肆餘有此報雪不
得無齊君臣創鉅思愆尤謝過三亡國用以伯諸侯
我欲竟此編炷燥添膏油秋燈吐長芒短髮風颼颼
田疇酹劉虞隕絕臥草萊身仆目猶視沈痛徹齒骸
稱妮羅前行傳呼使君來勞苦如生平彈指歎且哀
雞酒飲噉盡揮手還夜臺子春志益堅坐看五樓灰
餘智滅烏丸少試囊底才子年神仙人斯言豈齊諧
蕭辰展殘書鳴葉落空堦正憶幽并路筋骨鬪風開
滔滔新莽世人抱中惘醜誰歌平陵東東海一婆婦
痛子誓報仇傾貲市刀酒升堂縛縣宰割屠若猪狗
聚衆據海曲亡命競奔走呂母稱將軍部曲如臂肘

赤眉青犢兵東海作淵藪母歿餘衆昌漸臺蹴威斗
我敘誅莽功阿母實魁首赤符天所授青史人誰剖
雲臺四七人我欲躋某某上有劉伯升下有呂氏母
聖神必前知卓哉明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戒分鍼芒
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慎堤坊
眇朕龜魚星海底沉微茫卓犖世史書臣濬提正綱
戎夏區黑白亘古界陰陽石室闕光怪化爲魚易章
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

山城瞰秋窓雉堞半在几山僮放紙鳶呼風應堦圮
尚父栖石室垂竿尚湖水信國北渡還海道亦由此

父老都不知但指蘄王壘金山鼙鼓聲殷殷湖河裏
尹二淡蕩人好爲竹枝歌江干殘雪後春淺水微波
吹笛看羣山那山出雲多李三愛此詞側帽長吟哦
典酣爲點染潑墨生烟蘿江上無兩人風月皆蹉跎
今人則已矣古人復如何

落落湖海士奮朕談握奇三載邈聲塵宿昔夢見之
或云赴海死抱石與世辭或云盡室去滄波逐鴟夷
人生七尺軀龍蠖無端倪弦高爲鄭商申公竊夏姬
豈如縛足雀掣線還故枝世界白寥廓吾師欲居夷
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

東齋有學集 卷十二 九
吾徒劉漁仲漳海一怪民尊已臥百尺藐人直半文
但求一人知不顧舉世嗔石齋禮法人天刑戒諄諄
灑泣作劉招未死招其魂西陵短馮生卓犖亦等倫
亂世干網羅傭雇全其身舉舉鮮華子蒙頭灰涸塵
吾衰失二子矜蹉嗟半人馮生盍歸來從我東海濱
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興編發興已亥秋未卜斷手年
元和只一頌唐雅才二篇買菜良自哂終任魚蠹穿
夕陽聽漁笛嗚咽悲遠天相將撈魚蝦高歌同扣舷

贈歸元恭八十二韻戲效元恭體

衰老寡朋舊最愛元恭子元恭亦昵余不以老耄鄙

江村蓬藿鄉一歲數倒屣癩病常畏人蛛絲絡巾履
啄木嚮倉琅柴門撼馬筆無乃元恭乎招延果朕是
牽手共絕倒豈但蚩朕喜過從永夕夜笑扑移日晷
子如汗血駒騰驤抹千里憐我老識道創殘重依倚
問我誦讀法訪我述作軌羅網搜放失鍼芒別疑似
卽事難屢送更端性數起把搔着痛痒分疏豁癥痞
沈吟時解帶欣賞但撫几豔豔梁月墮撼撼燈花委
殘盃冷復溫村酒薄彌旨頻看參旗橫每恨彗星哆
孤憤填胸臆沈憂帶骨髓悲啼雜夜烏絮語傾漏水
有恨徒詛天無聊且罵鬼怛怛顧形影刺刺忌僮婢

恨少只一口較多餘兩耳世亂苦局促來趣去亦駛
相期如弦望一別卽弦矢傷離對燈燼惜逝臨洲渚
思君誠無度撫已良有恥子爲太僕孫家學承古始
嬉戲習丹鉛辟呬慣經史搖筆斷脩蛇垂芒射青兕
吾衰久廢學頑疎迫濛圯師丹事多忘籍氏典失記
規矩倘高曾先疇荒耘耔子爲魯國儒程朱接堦阨
端拜繙六經攘臂厉二氏摳衣兩楹奠垂涎兩廡祀
吾老皈空門賣身充佛使貝葉開心花明燈息意蘂
三幡研精微四輪徵恢詭與子異門牆矢函算倍蓰
子負經世略春秋志傾否韜鈴經握奇扼塞圖地理

碁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吾少不如人况復老如此
有眼如針孔有膽如芥子常苦心懸杵徒誇耳成市
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鬪蟻方當守要領何暇共鞭弭
我叨一日長子勝無我以資強師則弱蓋函不相抵
子有百篇詩藁本度吾甌元氣含從衡冥漲失津涘
四游圍尺幅八極步寸跬逐日杖不休飲河渴未止
宋玉賦大言莊生喻非指唐衢哭蒼茫賈生涕重累
西音起促柱易水歌變徵望氣指鍾離步天肇星紀
戲帝笑爭博叫天苦填瑀憂來每長吟詠罷自撫髀
臨風歌激昂巡檐歎倚徙中夜看牛斗角芒正邏迤

飛動防出匣封題謹累紙吁嗟天地間物類各斐疊
胡狀此兩人廓落無所底昌黎歎雙鳥聊可相比擬
各促一處凶天公豈徒爾共工觸不周圓盤至今圯
方朔掉雷車呀呀萬人歿橫爲摩竭魚樗梲出口齒
豎作難陀龍須彌擺頭尾女媧搏黃土二物獨歸峴
未知何方隅安頓我與爾祈住修羅宮石扉屹雙峙
逝登觀史天外院隔塵滓國土針端小世界蜂窠庫
徒狀勞胼胝何用矜爪背言尋西王母燕遊玉山趾
紫海泥活活黃竹雪靡靡剩有不歿藥藏貯月宮裏
舉杯勸姮娥乞我方寸七我年八十一子亦五十矣

埋菴老人曾孫歌

吳門老叟長眉青青齋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羅舍
利筆端錯落含桃形劫火焚燒大千潰妙蓮佛刹無
遷代貝葉明燈夜未央曼花飛雨春長在花雨登雲
擁葦門徐家世產石麒麟寶誌公曾記摩頂武夷君
又喚曾孫抱送自有神天護世人那得知其故寄位
應叅德生法入胎先說童真住老翁彈指歎善哉善
財樓閣一門開楮香葵豔緇經候親見天童入口來

題滕相士寫真

絳節朝元昔夢稀金箱猶疊五銖衣元裳縞袂人誰

識只道橫江一鶴飛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方生弱冠來造余手持尺素鍾陽書曲江憶念看花
候東觀誇張視草餘七年戎馬躡齊魯大夫歿綏士
死鼓孺人愛妾胥國殤碧血清流照終古誦君歷下
詩慘淒陰風怪雨生尺蹠鋪陳杜老詩中史曲折睢
陽傳後題因之遍覽餘篇什採掇元家篋中集贈策
每嗤天帝醉移盤欲共仙人泣方生憐我賞其詩越
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鬢髮重來執手看鬚眉
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填珥仲車笑人但聳

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
廢人鶴歌魯國誰來往鶴語堯年自苦辛山窻歷歷
古祠墓日夕看君登幾度稚孫黃犢健追陪老我青
羊倦遲莫聚首茫茫塵劫前我髭君腹兩嶠狀共嗟
梵志還家日却笑彭公觀井年哺鴈軒頭挂弧矢白
鶴靈芝神告爾卽看抱送慰商瞿何妨富貴誇翁子
歌罷將雛賦遠遊削成如案覽青丘來馬重看日出
處呼鷹直盡海東頭我有羊城荔枝酒故人嶺表來
稱壽餅眉聊可謝世人缸面祇應飲好友經年封固
爲君開莫惜臨岐盡一杯馮君鑒我區區意却寄青

州從事來

老藤如意歌

余年八十靈岩和上持天台萬年藤如意爲壽余
識之曰此金華吳少君遺物也歌以記之

天台老藤作如意破瓢道人手斲治三尺搜從虎豹
羣萬年文閣蛟龍字老僧珍重如朶雲愛我不惜持
贈君唾壺擊缺非吾事指顧或可摩三軍

題梅仙書舫小像二絕句

楊柳蒹葭面面垂輕舟自信野風吹殘書堆積爲長
枕棹向中流讀楚詞

稻蟹吳儂計渺狀王孫持酒但流涎扁舟不屬監軍
管且泊松江蟹舍邊

後觀棋六絕句

爲呂小隱作

奕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
少爭如宿將解論兵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橋裏商山
叟老大猶誇賭玉塵

初果還來戒水清枯碁聲間木魚鳴祇應姑婦中宵
話也是鄰牆環劍聲

挑燈畫紙已無妻棋局架裝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

地鵝籠何處問雞棲

皓首觀棋興未闌青袍關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
雨總向珠簾一局看

爭先八角勢匆匆綠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碁何限
笑輸贏只在紙盤中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
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韵遙和
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落落天河瀉不休眼看拂水是懸流巢居撥霧開重
幕豪筆書雲上小樓盤馬草柔筋解凍呼鷹風緊臂
知秋會須滿載如漚酒拂壁看君再紀遊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橘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
剗白酒缸中記一塵劒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
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是秦

詩云寄語東山好避秦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扶木新枝照海東充閭佳氣接青葱懸門弧矢從來
遠遙指天山取挂弓

繡紱長依麟角裁端門曾爲剪蒿萊故應晚育商瞿
子記取尼山抱送來

天人也自愛文章抱得麒麟到下方但與誌公摩頂
首雙瞳偏喜似瑤光

據地初生獅子兒三年哮吼五天知錦綉花祿勤將
護恰是頻申自在時

九十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
曲十六生兒似阿侯

龍樓賜錦尚鮮妍繡祿新縹絕可憐玉盞金盆甘露
水浴兒仍用五銖錢

月戶冰輪自宛然一枝偷折向江天嫦娥顧兔應相
笑誰放吳剛倚樹眠

李長吉詩吳剛不眠倚桂樹

綈几頻緡大雅章卷阿拜手頌朝陽未應仙果生來
晚爲養高梧待鳳凰

湯餅盤飡錦繡堆石榴盆裏摘楊梅紅綾餠餅誰爭
喫自放殘牙大嚼回

麻姑曾約過初筵笑擲丹砂助祝延八百更邀斟雉
叟老夫權許當彭篋

、王玉映夫婦生日

織女黃姑嘉會同紅牆銀漢本相通共傳王母爲金
母又說丁公似木公條脫贈來猶晉代洞簫吹出並
秦宮劉綱莫訝登仙晚上樹依狀跨碧空

贈王石谷

烏目山頭問隱淪
陰林席箭喜長貧
畫跡人說黃公是
後身拂水千岩為
粉本此隣何妨爛
醉湖橋月撈得長
餅

王宰留真
山一畝作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東澗詩集下

起癸卯
盡一年

放歌行為絳趺堂主人姚文初作

闔閭城頭晝吹角
比屋窮廬似幽朔
長洲茂苑何處是
清廟迴塘已非昨
有人過話吳趨里
文姚蘭錡俱頽剝
石經閣已斷縑
緗絳趺堂又凋花
萼蠹尾法書隳禁
扁鼻頭表門掩榱
桷他人入室主何
之訣別詩成淚雙
落失巢朱鳳聲慘
悽避風海鳥影回
薄誰云蓋頭無一
茅尚喜隨身有兩
脚感今懷昔心悄
朕白頭老客和淚
眠殘書枕席唐家
曆天寶元和在眼
前

自從延秋啼白鳥王侯第宅颺灰烟金雀銅人互凋
換青茅朱戶爭飛騫功臣甲第觚稜並權倖飛薨歌
吹連金玉兩杯讖成毀乾崗五龍圖蜿蜒韓家南莊
蒲荇茂白傳新居水竹妍親仁康崇誰得占奉誠芸
暉殊可憐雞坊小兒依僧舍津陽里老逢堯年君不
見脩羅戰敗藕絲藏帝釋表賀得勝堂千梁萬杵容
一綆七寶嚴飾咸相當目連噴火變煨燼萬千天女
空徬徨須臾升坐受懺禮妙法廣說常無常毗闍延
殿宛如故琉璃寶地發淨光淨名老病棲繩牀諸天
布席羅成行陶輪世界手斷取衆生安住如處囊華

房定本

藏十三一小界局促何異蜂蠅房天地變化豈終極
東海那得長栽桑又不見絳趺屋烏聲喑喑爲我謂
鳥且爲客餘杭好酒盛琥珀痛飲莫量油囊窄闔門
飛閣屋欲流毒霧腥風暗阡陌麻姑自識揚塵候重
過胥門蔡經宅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臯招魂塑像迎請上任龔駉道人驚喜嗚咽放
言作絕句十二首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月斧雷車夾道開帝令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
急歎息爭看華表迴

玉帝親頒赤伏符
神官權位治姑蘇
中央丹篆雲雷護
天上詞頭與世殊

靈旗畫卷畫廊新
寂歷東山賭奕辰
驅使八公閒草木
也應談笑埽苻秦

歌舞閭閻換歲時
傳芭伐鼓漫傷悲
吳兒好唱迎神曲
一局楸枰千字詩

被髮騎龍事渺然
欒公立社自年年
臂鷹老手還餘我
伏臘雞豚掠社錢

廟門巫覡醉蛛絲
八翼天關却傍誰
要約魁星頻奏事
鴻都道士不曾知

真誥稽神未許論
伯昌位業並曹孫
攝山斬尚如相遇
切莫懷沙問屈原

社鬼城神也論貲
西園諧價付冥司
憑君一笑如包老
瓦石謹譁奪印時

三年蜀血肯銷沉
我所思兮在桂林
却望蒼梧量沮雨
湘江何似五湖深

日蝕麒麟格鬪餘
山河兩戒眇愁予
蘭滄渡後無消息
且坐前潮伴子胥

魂兮篝縷刻分毫
淡目鸞肩見二毛
磨閣卽圖詞可繼
宗臣遺像肅清高

真王異姓指河山簫鼓叢祠報賽閒咫尺靈飛催後命紅雲仍押祝融班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繭穴雞窠正怯寒清晨剝啄響闌干采詩舊觸中原怒和曲新添下里謹無酒治聾心悒快有文起瘖興蹒跚方干莫漫輕三拜老病吾愁再拜難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子索詩爲壽

舊隱城西淡柳堂潘髯張戟坐胡牀每思吾谷看紅葉頻向天都問白楊十里青樓傳麗藻百年黃海繼

詞章長筵勸酒聊題句遊射偏驚大父行

、楊枝挑牙杖歌

象鬚剔齒搜宿風老夫寶愛裝銀筒蘭洽不渡職貢絕欲採寸鬣無由通西方楊枝利漱盥東國新裁牙杖短俱尼楊柳都相似此物流傳屬誰管

和成社第一會詩有序

定遠帥英妙結社賦詩武伯以初會詩見眎寒窻病氣聊蘸藥汁屬和勞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邪許而已

、和長至日文讌

至日羣英會草堂老人却爲閉關忙頻開緹幕看葭
動細畫爐灰紀線長望盡日華塗北戶書殘雲物墁
東牆劇憐文酒招尋處近局雞豚自一鄉

和臘梅

本自梅同譜其如豔質成不堪馳驛使只合傍簾楹
梳貌迎妝出檀心插髻傾花房傳麗句偏攬白頭情

和燒香曲

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
樹鸞膠鳳髓傾十洲玉山岢峩珠樹泣漢宮百和迎
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少兒立異香如豆

著銅鑲曼倩偷把藝博山老龍怒鬪搜象藏香雲罽
靄籠九關鬻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譜靈飛
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
斷鐘殘鼻觀通雜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

和遵王述懷感德詩四十韻兼示父公勅先

自古文章事真能困白顛書倉湛玉府學海沃珠淵
妄許窺籬落粗能識陌阡淡慙初學陋委信古人賢
文字期從順源流屬泝沿餘波騰綺麗大體戒瑀鐫
筆墨畱元氣升沉託化權千秋衣鉢在一代瓣香專
丹漆應隨夢珠囊豈浪傳濫觴謀酌海用管學窺天

北地紆前轍，弁山定晚年。襟期同鄭老，師匠並臨川。
禪貶徒張耳，猖披肯息肩。爭言馬背腫，翻笑鵠頭玄。
敢射斐旻虎，空蜚墨翟鳶。中原方焯焯，下里亦譏譏。
博易如搏黍，輸贏只意錢。穴仍同鳥鼠，足各異夔虵。
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衰宗餘玉葉，長句播朱絃。
二十辭條富，三千掌故駢。錦舒潘岳筆，花浣蜀江箋。
羣從傳芳並，比鄰揆藻聯。朝華文絡驛，春草夢連綿。
老馬塗曾識，鄉人酌每先。別裁風雅近，嗤點後生偏。
莫漫輕津筏，祇應老槩鉛。養珠須月滿，采玉候冰堅。
腸胃頻反刮，瑕疵必棄捐。寸心千載後，隻手百靈前。

蚊睫聞螿語，車輪覩虱懸。筆雲朝彩集，書月夜光圓。
婉變西崑體，淒清湘瑟篇。嚶鳴千響叶，花萼一家妍。
敢謂斯文付，私于老我便。懷龍溫昔夢，吐鳳理新編。
蟹舍看朝穗，漁灣聽刺船。風光宜掩冉，花月稱嬋娟。
西向三年笑，南詢一指禪。寒燈聊點筆，小飲竟頽然。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癸卯冬，苦上氣疾，臥榻無聊，時時蘸藥汁寫詩，都
無倫次。昇平之日，長安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
九消寒圖，取以銘詩志。夢華之感焉，亦各三體詩
者一爲中麓體，章丘李伯華少卿罷官後好爲俚

詩嘲謔雜出今所傳閒居集是也其二爲少微體
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
趙李臚列八句中李本寧敘其詩殊似其爲人其
三爲怡荆體怡荆者江村劉老莊家翁不識字衝
口哦詩供人姍笑間有可爲撫掌者有詩一冊自
謂詩無他長但韵脚熟耳余詩上不能寄托如中
麓下亦不能絕倒如劉老揆諸季孟之間庶幾似
少微體惜無本寧描畫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惡詩
何不近取佳者如歸元恭爲四體耶余輾狀笑曰
有是哉并識其語於後臘月廿八日東澗遺老戲

題

儒流什部空閒身酒戶生疎藥市親未肯掉頭拋白
髮也容折角岸烏中國殤急鼓多新鬼廟社靈旗半
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訝天公也自辟頑民

年老成精
見首楞嚴

栗冽凝寒爐火增抱薪擁絮轉凌兢漆身吞炭依稀
是爛頰焦頭取次能兒放空拳窻裂紙婢伸赤脚被
添冰長安九九消寒夜羈褥丹衣疊幾層

耳病雙聾眼又昏肉消分半不堪捫液湯蜚鼻醫方
苦參附充腸藥券頻好友禱嵩求益算惡人詛岱請

收魂兩家剝啄知誰勝憑仗蒼穹自討論

徑寸難分聾聵形

方言云聾聵也聾音宰

方言州部比玄經人

間若有治聾酒天上應無附耳星鬪蟻軍聲酣乍止
鳴蛙戰鼓怒初停一燈遙禮湖音洞梵唄從今用眼
聽

病多難訴乳山翁不但雙荷賭賽聾啞訝仲長還有

口痺愁皇甫不關風畏寒塞向專塗北負日循牆只

傍東莫謂爾人徒改歲老能熏鼠豈無功

答乳山道士問疾

稚孫仍讀魯春秋蠹簡還從屋角搜定以孤行推杜

預每於敗績笑何休縣車束馬令支捷蔽海牢山仲

父謀聊與兒曹攤故紙百年指掌話神州

懶學初無識字憂不多肝肺戒雕鏤少知誦讀皆緣

木老解詞章盡刻舟扶養心神朝碧落招回氣母守

丹丘病瘖何敢方河渚搖筆居狀頌獨遊

直木風搖自古憂不材何意縱尋矛羣蟬枉撼盆池

樹積羽空沉芥子舟說易累伸箕子難編書頻訪大

航頭白顛炳燭渾無暇魯酒吳羹一笑休

詞塲稂莠遙相仍啞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

並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鱷猶知避今日蚍蜉恐

未勝夢裏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

聲氣無如文字親亂餘斑白向沉淪春浮精舍營堂

芥春浮蕭伯玉家園今為葬地東壁高樓東楚薪東壁樓在德州城南盧德水為

館余假越絕新書徵宛委指山陰徐伯調秦碑古字訪河濱指朝

邑李叔則嗜痴辛苦王烟客摘槩懷鉛十指皴

柏寢悟宮事儼狀富平一叟記真延牽絲入仕陪元

宰執簡排場見古賢早歲光陰頻跋燭百年人物遶

當筵舉杯欲理滄桑話見女謹呶擁膝前余五六歲看演鳴鳳

記見孫立庭袍笏登場庚戌登第富平為太宰延接如見古人迄今又五十四年矣

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鷺朱衣早作臚傳

識青史翻為度曲詠炊熟黃梁新剪韭夢醒紅燭舊

分蕉衛靈石柳誰鐫刻莫向東城歎市朝是夕又演邯鄲夢

紗縠禪衣召見新至尊自賀得賢臣都將柱地擎天

事付與搔頭拭舌人內苑御舟恩匝上尊恣酒賜

逡巡按圖休問盧龍塞萬里山河博易頻壬午五日鵝籠公有

龍舟御席之寵

鼓妖雞甌史頻書字入杓中自埽除人訝九頭能互

噉天教一首解橫噓鐘沉禁漏紗燈杳水冽寒泉露

井虛閉向四遊論近遠高空寥廓轉愁余病中擬許司成墓誌

輟簡有感

羊腸九折不堪書箭直刀橫血肉餘牢落枝窮修月

斧顛狂心癢掉雷車伶仃怖影依枝鴿吸呷呼人貫
柳魚捕貼殘骸推老病折枝摩腹夢迴初

犴狴重圍四浹旬奴郎併命付灰塵三人纏索同三
木六足鈎牽有六身伏鼠盤頭遺宿溺饑蠅攢口噉

餘津頻年風雨雞鳴候循省顛毛荷鬼神記丁亥
羈囚事

訟繫金陵憶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過從漫指龍門

在束縛真愁虎穴連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

宮烟於今敢下新亭淚且爲交遊一惘然事具戊子
秋槐集

忠驅義感國恩賒板蕩憑將赤手遮星散諸侯屯渤

海颺迴子弟走長沙神愁玉璽歸新室天哭銅人別

漢家
遲暮自憐長場翼垂楊古

道數昏鴉記癸未歲與羣
公謀王室事

蕭疎寒雨打窓遲愕夢驚迴黯黯思箕斗每遭三尺

喙攝提猶列兩行眉拋殘短髮身方老著盡枯碁局

始知顧影有誰同此夕焚枯撥芋夜談時

呼鷹臺畔草蒙茸扶杖登臨指斷篷倚伏我應占北

叟興亡君莫問南公藥欄迸圻疎籬外雞柵欹斜細

雨中種罷蕪菁還失笑莫將老圃算英雄

龍嶼雞籠錯小洲秦皇纜繫剝江頭烟消貝闕當開

市風引蓬萊且放舟魚鱉星微沉後浪龜鼉梁濶駕

中流天涯地少雲多處縱步期為汗漫遊讀元人島夷志

推篷剪燭夢悠悠舊雨依稀記昔遊南國臬盧誰劇

孟北平雞酒有田疇霜前啼鳥皆朱噉月下飛鳥盡

白頭病樹枝顛天一握為君吹笛上高樓廣陵人傳研祥北信

中年招隱共丹黃枯柏猶餘翰墨香盡裏夜山秋水

閣鏡中春瀑耦耕堂客來蕩槳聞朝咏僧到支筇話

夕陽留却中州青簡恨堯年鶴語正悲涼孟陽議做中州集體

例編次前朝人書

至後京華淑景催紫宸朝散夜傳杯綠窻銀燭消寒

去朱邸金盤送雪來板簇歌心遲漏轉花漂酒面逗

春迴殘燈欲話昇平樂腰鼓勾闌不盡哀

望崖人遠送孤籐粟散金輪總不應三世版圖歸脫

屣千年宗鏡護傳燈聚沙塔湧幡幢影墮淚碑磨巖

屬稜莫歎曾孫顛額盡大梁仍是布衣僧讀黃魯直先忠懿王

像贊有感

石語無憑響卜虛強畱春夢慰蕭疎偃篋背索催年

去王母傳籌報歲除耳聵却欣聽妄語眼昏猶解摸

殘書莫嗟杖晚如彭老兩脚隨身且閉廬

由來造物忌安排遮莫殘生事事乖無藥堪能除老

病有錢不合買癡猷未論我法如何是且道卿言亦

自佳漫說趙州行脚事雲門猶未辦青鞵

寒爐竟日晝殘灰情緒禁持未破梅躲避病魔無復

壁逋逃文債少高臺生成窮骨難拋得自鎖愁腸且

放開慚愧西堂分衛畢旋傾齋鉢送參來小盡日靈
崑長老送

參

兒童逼歲趁喧闐岳廟星壇言子阡夢裏挨肩爭爆

竹忙來舖飯看秋千氣蒸籬落辭年酒燄罨星河祭

竈烟老大荒涼餘井邑半龕佛火一翁禪

衰殘未省似今年窮鬼挪揄病鬼纏典庫替支賒藥

券債家折筭賣書錢陸機去國三間屋伍員躬耕二

耜田歎息古人曾似我破窻風雨擁書眠

雀羅門巷隘荆薪上相傳呼訪隱淪豈敢低迴遲伏

謁卽看扶匍匐出城闔霜風壓頂寒欺骨冰雪生

膚臥浹旬多謝台星猶照戶燒船病鬼去逡巡戲擬
老杜

客至
之作

高枕匡牀白日眠閒看世態轉頽朕湛河不信多爲

石賣鬼還愁少得錢鑿空去舊能雕混沌舞文新擬

案丁零睡餘偶憶柴桑集畫扇蕭疎仰昔賢示遵王
敕先

老病何當賦子虛形容休訝列仙如黃衣牒授劉中

壘瓊笈圖歸董仲舒籬桂冬榮疑月地瓶梅夜落想

雲居笑他脉望空乾死絳帕蒙頭讀道書

聞定遠讀道書戲示

老大聊為秉燭遊青春渾似在紅樓買回世上千金

笑送盡平生百歲憂畱客笙歌圍酒尾看塲神鬼坐

人頭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

追憶庚辰冬牛野堂

文燕舊事

一剪金刀繡佛前裹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

服數畝誅鋤穰田朝日救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

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

同下二首為河東君

入道而作

鸚鵡疎窓晝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雨交澧浦何曾

濕風認巫山別有香斫却銀輪蟾寂寞搗殘玉杵兔

淒涼縈烟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

夜靜鐘殘換夕灰冬缸秋帳替君哀漢宮玉斧香猶

在吳殿金釵葬幾迴舊曲風淒邀笛步新愁月冷拂

雲堆夢魂約略歸巫峽不奈琵琶馬上催

和老杜生一長明妃

首

秦淮池館御溝通長養妖嬈香界中十指琴心傳漏

月千行珮響從翔風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紅顏墜

漢宮垂老師師度湘水縷衣檀板未為窮

和劉平山師師垂老

絕句

編蒲曾記昔因緣蒲室蒲菴一樣便寬比鵝籠能縮
地溫如蠶室省裝綿燈明龍蟄含珠睡風煖雞栖伏
卯眠針孔藕絲渾未定於今真學鳥窠禪新製蒲
龕成
信筆塗鴉字不齊叢殘篇什少詩題心情癢癢如中
酒手腕騰騰欲降乚搜索句窮翻壁蠹嗝吟苦伴
鄰雞才華自分龍褒並未敢囊詩付小奚

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牕木榻與君同白頭聾聵無三
老青鏡鬚眉似一翁行樂每於叅禮後安禪即在墓
田中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懷落木
菴主
丈室挑燈餞歲除披衣步履有相於詩銓麗藻金壺

墨詞編次
唐詩

史覆神達玉洞書余將訂武
安王集

窮以文章為

苑圃老將知契託蟲魚無終路阻重華遠自合南村

訂卜居

除夜定遠夕
公遵王見過

緇經點勘判年工頭白書生硯削同豈有鈞淡能模
象却愁攻苦類雕蟲牢籠世界蓮華裏磨耗生涯貝
葉中歲酒酌殘兒女鬧犍椎聲殷一燈紅

滿堂歡笑解寒冰紅燭青煙煖氣凝婦子報開新凍
飲兒童催放隔年燈舊朝左个憑宵夢蚤拜東皇戒
夙興銀榜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為君增歸玄恭送
春聯云居

東海之濱如
南山之壽

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於今始學慙入眼歡娛應拾
取隨身煩惱好辭擔山催柳綠先含翠水待桃紅欲
放藍看取護花旛旋動東風數上日到江潭元日二首
排日春光不暫停憑將笑口破沉冥苔邊鶴跡尋孤
衲花底鶯歌拉小伶天曳酒旗招綠醅星中參宿試
紅燈條風未到先開凍閒殺凌人問斬冰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一

大學衍義補刪序

治本道而道本心傳翼經而經翼世其關樞統由乎
學學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學聖王者學天存於
密勿之爲性原質於上帝之爲天命流於制作見於
典誥冊命之爲文章繼乎烈祖接乎堯舜禹湯之爲
統系敷於禮樂播於紀綱法度質文寬猛之宜之爲
治功是故帝王以身一天下之不一而治以名帝王
以身正天下之不正而學以立治學相需不啻表裏

說命三篇次篇言政終篇則言學周官六屬勉之以
學古入官卽戒之以不學墻面未有端治而遺學者
我孔曾述大學一書爲平天下者法而歸之修身爲
綱爲目徵本徵末其尤章明較著矣乎盛世道統明
於上而治化自洽於下季世道統明於下而治功亦
未嘗不及于上堯舜禹湯以道法爲治法其終始典
學經傳具載至若周武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至無
競也太公憂之以爲匪敬且義卽箕子無以敘其彝
倫康公無以迪其明德洎乎漢武之世文學在御武
將在邊燦乎烈哉仲舒傷之以爲匪中且和卽汲史

房定本

無以効其仁義平津無以揚其光大自古帝王敬義
中和之學不傳一變爲西京之句讀再變爲東都之
標榜累變爲建安之麗則江左之玄談甚至原道復
性之有書不能息風雲月露之浮艷古學蔑如矣宋
治近古藝祖覽乾德之鏡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韓
王雖非儒臣猶知佐太平須用論語嗣後名儒蔚起
於此見宋之道統在下而其權未始不在上自僞學
禁興以紫陽之醇儒立朝不過四十日理宗雖崇尚
儒術得真文忠輩而不能用於此見宋之道統始焉
在上旣又未始不在下文忠在端平初由福州召入

戶部尚書進大學衍義是書不進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惓惓致望於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而竟不得寔効主臣相知厥惟難哉顧是書未大効於宋而顯于有明高祖從宋濂請書兩廡之壁著評論之辭世宗朝儒臣進講是書爲之賜金幣賦詩章洵乎君天下之律令格例在是也真文忠主言理丘文莊補之以詳乎事其請於上曰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自時厥後欲求所以黼黻皇猷綱維世道寧外是哉今 天子尊經顯道勅是書頒行庠序出論鄉會聖作物覩表建景從于是

漕撫大中丞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得廬陵聶子大學衍義補剛一書偕諸同志鐫校流傳旣手弁簡端以闡揚道法治法之關振經經緯史理無不貫事無不通矣辱問序于余余不敏無能爲是書表章而竊願爲學者加鞭策也學者誠有志於是書請如田何之治易韓嬰之治詩江都相之治春秋馬融之言禮勒爲一家言以著一代學術之正旁通乎兵農水利算數曆法如高密通德之教河汾王佐之訓湖學分署之法以全乎士子之明體適用奉此以揚於王庭若申培之以片言悟主賈董之以治安天人發策

范武子之力闢玄虛程正叔之責難講席以正乎斯道之經術經世陶埴天下光贊洪業斯蔡公之志也文忠有言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亦聶子之志也愚嘗竊論之非紫陽不能爲大學補傳非建安不能爲大學衍義而非瓊山亦不能爲大學衍義作補茲編芟煩舉要蓋與王充之問孔楊雄之僭經大有間幸遇聖神在御百度維新中丞秉政伊始綱舉目張與文莊所列治平之要遑遑脗合復偕諸君子躬日月之際原本誠正仰佐治平誠盈廷師濟千載一時蘇軾曰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是書固古方哉得此以敷於上下吾道之天不夜斯文之日再中余雖老憊猶將擊壤而歌之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予撫之愾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予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誤次國朝詩集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載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發比起例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插架盈箱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乎悽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劫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人其萎流風迢然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鵬啼海錄谷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馘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

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壯成實也歲曰疆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離明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朕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列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詩錄于丁集余虞山蒙叟錢謙益也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仍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勞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朕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罄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

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誣目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爲日不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翔立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史之條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軌夷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唇於河汾之元經則目曉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纒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客曰鈞京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

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識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爲碁局史其爲譜以興亡治亂爲藥病史其爲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採寶其可以磔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胸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陋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使決僑者使沈然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

取全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今之學
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
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
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鈞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
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蹂踐擘壽諸人
謂不足供其夙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
繹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要則五代繩尺槩槩猶可以
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
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
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
必不敢薄視太史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
爲良醫有能易心遜志不以余言爲僞者或亦憐其爲折
肱之醫而喟然三嘆也客憮然避席曰如夫子之言是役
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在崇禎時正乙夜細旃
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金書大橫占兆之初神者
告之矣成均之典冊劫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
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
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首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獨

於遜國時事傷心捫淚袖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偽史雜出也蕉園蠶室盡付灰劫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卽安張天網以羅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道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禁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訪張邈邈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呪雍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改參夷而典僧錄其釋朕於溥洽昭示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昇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興宗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朱子有身集 卷十四 九
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
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扇動衛世子
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基之讓皇帝
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天位之不可再也明知
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
以髡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菴遜遐荒自比退耕於野
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踰沙軼
漠高皇帝之基業安四祖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
鬼罔不又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
媿諸秦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知

也有其知之不能盡言也夫既以知之不能言之不盡
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困苞塞終不能泯滅
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互實錄廢則取
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口梵宮之轉藏教
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無不採集無不詮表
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
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
訪求鑿空排纒亡是司契子虛削牘訊塗與于巫陽聽
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
執夢以爲實又且循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

是以賈弄筆舌鋪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
然著明而舉世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
隰猶思美人蜀地之禽鳥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
惜過而存之不忍廢也于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
作爲建文年譜年經月緯事比詞屬會萃諸家記錄而
整齊其文章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据史乘抗詞駁
正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歎歎煩醒不能解免夫
然後知讓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彝備國故搜遺忘當
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慙遺三百
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褒貶
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熟
不敢復抵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
其序瑩乾蠹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
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真僞之辨乎史家之取徵
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真僞
鑿鑿如金石狀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
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煨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
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調人而國史僞
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
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
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
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民一
一皆沈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
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螻蛄以尋聲傭水母
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
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

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僞韓退之論史官善
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
信而可草草作傳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以人禍
天刑懼之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
將不福人痛哉斯言正爲今日載筆之良規代斲之
炯鑒也梁谿鄒流綺氏名家俊民銜華佩實恥國史
之淪墜慨狀引爲已任先後纂述有成編矣而又不
自滿假以余爲守藏舊老不擇其矇瞽而問道焉余
敢以兩言進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已夫子作春秋
使子夏行求十有四國寶書此博求也其定禮也一

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此虛已也太史公於國語世本虞卿陸賈之書無不攬採敘荆軻留侯事徵諸侍醫徵諸畫工亦此志也具是二者又取退之人禍天刑之懼爲之元龜師保於史也其庶矣乎鄒子握衣歛筆自命野乘未敢掉鞅超乘馳騁上下于遷固擘壽之間實斯言也吾有望矣往予領史局漳浦石齋先生過予揚摧輒移日分夜就繫之日從容語其友曰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歿也劫火之後歸老空門每思亡友墜言抱幽冥負人之痛鄒子漳浦之高弟卒能網羅纂集以繼其師之志漳浦雲車風馬在帝左右監觀陰騭故知恒在于斯鄒子尚勉之哉嗚呼鄒子尚慎之哉

玉劔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具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之三世非遐不于此時考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惟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遠稽世本通鑑
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
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
典籍漫漶凡例踳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
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
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
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視班而殫范昭左而穆馬
東觀已後夷諸席薦足取步日言以足志雖師契而
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
史也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撰玉劔尊

聞一編余讀而歎焉慎可少負淵敏博學強記悉應
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
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
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墀大小東之
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
目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沉郎署填膺薄胸
裂吻蜚鼻躊躇四顧吮毫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
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
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嘗試而漫

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
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
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可之意而
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刀子亥有汗青之期而伯
喈無髡鉗之歎豈不幸哉余懼世之讀斯編者不深
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
吹猥與語林說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
之如此

顏子疏解敘

明之初興吳郡儒者徐達左良夫輯顏曾四子書羽
翼論孟垂三百年嘉興高陽庭堅獨取顏子書爲之
刪定疏解粲然可觀而顏子之書遂大顯于世余爲
敘之曰吾夫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因仍舊典未嘗
自爲書孔子之弟子皆無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孔子之家法也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沒而
大義乖莊列虛無之學陰陽名法談天非馬之流各
以其宏辭雄辨馳于斯世孟子愍斯道之蕪廢不得
已而爲書以矯之狀而遜世勿用之義亦少微矣若

顏氏則真得孔氏之家法者也山庭繞斗端門授書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
潛天命之矣夫如是則何敢有書步亦步趨亦趨夙
興夜寐苦孔之卓見其進而未見其止則何暇有書
不違仁者三月也不違如愚者終身也忘仁義忘禮
樂而至于坐忘也端而虛勉而一夫子猶以爲未可
也惟道集虛惟夫子廢心而用形此顏氏子之好學
也夫又何事于書狀則徐氏高氏之于顏子也不厚
誣顏子哉曰非狀也輓近世之學者以俗學相蒙以
僞學相蓋有人于此輯先儒之墜言理遺書之朽蠹
倣隆古之衣冠而學其聲咳是亦行古之道也顏子
邈矣因顏子之書而淡惟其所以不爲書之旨意考
潛見之德正述作之義洙泗之微言大義可以不遠
也漢高誘注短長淮南宋高似孫輯七略咸爲博雅
之宗今庭堅氏注顏子立專門之學高氏於儒林世
有人矣哉

藝林彙考序

類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汜濫于宋已後迄于
今盈箱溢杼連鱸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
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瞽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

從松陵沈子畱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
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瓊
碎州次部居鈎京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于陸機簫
艾必舉則取裁于郭璞躩矣哉經籍之禁籞文章之
圃田也書成就正于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
焉便于好學者一便于不好學者一而便于蒙叟者
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
九流七錄披剝則勞如縷絲吞紙或困于無資閱市
則苦其難徧子今濟以舟輿定其衢術放新豐之犬
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

宮不煩管律步監亥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經緯
史銜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照之艸得
用不迷勤學有食跡之能臨文無祭獺之瘁如玉河
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于好學者一也俗學剽
賊諛聞單疎指米囊以療饑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
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噉泣而立成崑山之玉
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
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
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
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于不學者一也老

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
獵斯文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
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
將以此書爲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
死乎故曰便于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壽夭
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裘逾累百旣
已委命于彼聊復津寄于此切勿利有雜林之苑諸天
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
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
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糝稗肄業及之吾徒以爲廣
文之薈蕞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
爲序

內閣小識序

內閣之建置定制于永樂而崇重于洪宣之間其不
立宰相也遵皇祖之典訓而其用詞人入直以五品
官參預票擬則倣唐宋之制而參用之已而掌握機
務參列公孤無宰相之名而有其魁柄詞臣由此益
重先輩有遷禮侍者謝賀客曰吾今日出爲有司矣
厥後規制小變枚卜閣員多用部銜推舉而經筵纂
修記注應制之事皆屬翰林號文學侍從之臣他曹

莫敢望焉翰林于內閣不稱屬屬吏則兩房中書凡經筵纂脩諸務咸有職司而典簿爲之長每朝罷諸閣部堂坊局史官以次爲一班中書綴史官後亦一班官雖冗長其自視他曹有凡仙之隔焉蓋國家二百餘年備員禁近雖立清班所以深嚴政地優崇館閣其深意如此喪亂以後劫火焚如內閣掌故與西清東觀咸歸天上真定梁慎可先生伏而歎曰噫余起家史館敢忘其本網羅放失勾稽瑣碎撰內閣小識十卷先題各次書目後典儀閣中故事犁狀具在其載筆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頃者史乘闕遺奸僞

錯出謏言壬人人自爲史錢奴織兒家自爲史平臺便殿之清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竄易伏蒲之諫諍裂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裝點欺侮亡姦謾調鬼神嚮令螭頭柱下職思其居陳編故牘不盡漫滅雖有黎丘之鬼恒思之叢亦將杜口閣筆安敢昌披若是昔者劉子駿就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二千餘種爲鄰人求借遺棄深以爲恨今朝家十七年掌故非如上林草木之瑣屑也而世之就上林令訪問憶列其遺棄如子駿者罕有聞焉僞史安得不公行而野史安得不滋謾乎慎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

習知臺閣故事故其所撰集如此余故曰其載筆勤
而用意遠也慎可銘其書曰小識取不賢者識其小
也獨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乎杞宋無徵舍魯何
適慎可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余老史官也頭白汗青
執簡三歎姑爲之論次以復于慎可

且以告世之君子
有志于史事者

瑯環類纂序

少司成朱滄起先生以終賈之年蜚聲史館名高媒
忌忤觸網羅歸隱汾水之陽白老于縑緗油素之間
著書一百三十餘卷名曰瑯環類纂而馳書屬余序
余惟古今類纂之書通有二門一曰詞章家唐歐陽

氏虞氏白氏之書是也一曰典制家唐杜氏宋鄭氏馬
氏之書是也古之儒者學有根抵詞無枝葉枝載庶部
分正羣家如耕之有畔如織之有幅疆理南東經緯橫
直畫然而不可紊也去古日遠九經三史之學盡失故
初基之以捃拾加以以裨販蓋之以剽奪汨沒涸淵久
而滋甚語有之多所見少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今之
腴聞駕說者自其多生薰習以迄于童習白紛繆種痼
疾癥結于膏肓藏府各仞其師說以爲固然其將使誰
正之滄起高才盛年窮愁著書觀其橫經藉史發凡起
例提要鈞玄則本諸昌黎劉敞褰根則倣諸弘農上窺

結繩下窮掌故詞章典制兩家會萃一門而不以作者
自居退而比于廣文之薈葢香山之白樸居今之世糞
除俗學導九流之津涉開六藝之鈐鍵微滄起吾誰與
歸萬曆中文太青崛起關隴創明河汾之教滄起少從
太青游得枕膝之傳閱其師說不大昌于世假手斯文
立圭樹表祀關西而望河曲有遺心焉太青往畀余以
西極之書送余渡江再拜相屬至于今猶夢夢如也余
于太青未免爲太玄之劉歆而滄起今爲桓譚暮年見
此忻然有喜遂連及之以爲序不獨慰吾亡友亦使後
之儒者知其有以自信無慮後世無子雲也

鏡古篇序

蘭谿祝太守茹穹負不世出之才海內事數著可了遇
異人讀異書隱於藥肆以出寸七度世博通經史著
書滿家獨闕重其鏡古篇者自天文地理以迄異聞
釐爲十門蓋鄭廣文蒼葢段柯古雜俎之流本天咫
象物宜搜神達穿理窟今之儒者莫能竟其說也祝
子告余曰儒之與仙其道一也儒不通仙螢乾蠹死
腐儒也仙不通儒龜息鳥伸頑仙也古者通天地人
曰儒又曰列仙之儒某之爲此書也儒與仙之間有
志焉有辨焉李荃之授陰符也有將略作太白陰符

有相業著中台志強兵戰勝殺機反覆奉苦縣佳兵
之戒憚而弗敢學也陶隱居之作真誥也甄神授以
宗淨明列仙皆以勸忠孝指示符命受禪勸進傷銅
仙辭漢之辭薄而不欲效也李肇稱茗溪子元和之
異人也論人虎變化有推遷之變化有陶蒸之變化
有耗亂之變化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有
道者窮焉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爲雄人爲蛇爲虎
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唯佛眼能知之非吾所
逮及也無已其孫思邈乎思邈之論醫也以謂陽用其
精陰用其形人身與天地皆有危疹有蒸否有疣贅
有癰疽有焦枯喘乏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
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某之所聞於先儒所
授於異人者約略如是旁引曲喻擬爲斯篇微言倍
之寓言蕪之捨陰符圖讖之學歸正一不二之門將
用斯篇爲呀引敢取衷於夫子余告之曰余亦誦思
邈之言矣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有宋大儒談性命論格致未有若斯之精
要也今吾子權竒跌宕宏中肆外可謂大且圓矣以

古爲像以心爲鏡逃狀玄覽脩狀自下其進於心小
行方也孰禦焉吾向者無以相子而今乃知其師
思邈也余學佛之久世謂文字久矣于子之書
有動焉六朝人呼書爲黃妳張丞相年百餘歲無齒
飲乳張丞相以妳爲乳六朝以書爲乳子固將飲我
刀圭而先之以乳余之所得於子者不亦多乎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終



